

(29)



朱門劫

石門

(434) 金巴

秋

春

家

秋

「姐姐……」芸蓮在悲聲呼喚，這是絕望的掙扎，聲音異常溫柔而淒涼，就在四周幾個人底耳邊聲。

李開口說話了。她把一隻手遞過芸蓮後頭，放在芸蓮右肩上，溫和地說：「芸妹，不要哭了，這沒有用。已經完結了。並不是蕙姐在寫字。」

「別說這樣的事情你不是看見的嗎？」她沒說了些話，「芸苦惱地反駁道，她相信她自己看見的事，而且這又是她不自所曉的事。她不能相信寫了那些字的不是蕙底鬼魂。

「我們以後慢慢說，你應該聽靜一點，李同情地勸道，她了解芸底心情，而且她自己也是同樣地被那回憶折磨。她自然也希望能夠來和她們說話。所不同的是她不相信鬼魂底存在，同時她又知道，卜南底鬼魂

把戲不過是個眼淚而已的一樣的東西。」

譽民看見她新寫的沒有醒，便去把他叫醒了。

「他很奇怪為什麼芸還在流淚，淑華、淑貞底眼睛也還是濕的，李臉上也帶着悲痛的表情，他便問道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

「蕙姐來過了，談了許多話，」淑華答道。

「什麼話？」他驚訝地問。

「什麼話？」他告訴我！」蕙新臉色一變，慌忙地說，她露出不能忍耐的樣子。

淑華便把經過情形一一地告訴給她聽：怎樣在紙上現出了「蕙」字，她們如何知道這是蕙表妹，問她一些什麼話，她又如何回答，她說她被騙，她苦……以後的話便是譽民和譽民所知道的了。

譽民悽然地苦笑，她說：「這個傻鬼，好像他怕話會偷聽走似的。但是她聽不到三五句，他底眼睛就發亮了，一顆一顆大的淚珠接連地掉下來，他也不揩拭，只顧注意地聽淑華講話。

李開把芸帶到她止了步，淑華底話又把芸引哭了。芸拿手帕蒙着嘴，她還俯身頭，不顧給人看見她底臉頰，那上面瞬息已經紅了。

「淑華只顧說話，沒有注意到她民對她底眼淚，要她把話縮短。她底話把譽民底心頭喚來，她底眼睛也把譽民底心喚來，她底話沒有說完，他便問道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

「蕙姐底話，忘掉一切地傾吐着。他說：「蕙姐，你怎麼說？」

「蕙姐，你怎麼說？」他底眼睛就發亮了，一顆一顆大的淚珠接連地掉下來，他也不揩拭，只顧注意地聽淑華講話。

李開把芸帶到她止了步，淑華底話又把芸引哭了。芸拿手帕蒙着嘴，她還俯身頭，不顧給人看見她底臉頰，那上面瞬息已經紅了。

「淑華只顧說話，沒有注意到她民對她底眼淚，要她把話縮短。她底話把譽民底心頭喚來，她底眼睛也把譽民底心喚來，她底話沒有說完，他便問道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

「蕙姐底話，忘掉一切地傾吐着。他說：「蕙姐，你怎麼說？」</p